

靖国神社里的印度人



本报记者 王昱

一周史记

下周史上那点事儿
(1月13日—1月19日)

本周，日本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访问了印度，并与印度达成新的防务合作协议。1月26日，安倍晋三也将访印并观摩阅兵式。对于近期不断加强的日印关系，有印度媒体直言不讳地将之解读为“印度与日本用军事关系构建反华长城”。相比之下，倒是日本媒体显得含蓄一些，据产经新闻网站猜测，安倍此行可能仍会去拜会一下他家在印度的“世交”——拉达比诺德·帕尔的后人，以显示日印关系的深厚。

这个帕尔，曾在二战后的东京审判中担任法官，熟悉安倍家事的读者应当知道，他姥爷岸信介，正是当年在东京审判中差点遭到起诉的甲级战犯嫌疑犯。现实生活又不是印度电影，法官和嫌犯之间是咋论上交情的呢？下周1月19日，正是远东国际法庭成立纪念日，我们不妨就来说说其中的经纬。

如果你看过电影《东京审判》，或许会对其中一个场景感到义愤填膺——在最后的定罪阶段，当中方法官梅汝璈要求对甲级战犯处以死刑时，法官团中的印度代表坚决反对。他基于宗教的宽容原则，坚决要求“宽恕”这些战犯。这个人就是帕尔。不过，现实中帕尔的主张更难让中国人接受——他根据一套看似“严密”的法理推演，直接主张甲级战犯无罪，甚至整个日本也无罪。此

公的主要观点有三个：

首先，帕尔认为，远东国际法庭既然是法庭，法官就必须立场中立，但国际法庭的法官团实则是一个由各战胜国组成的“代表团”。帕尔说，这种胜者对败者的审判公正性可疑。

其次，帕尔认为，远东国际法庭多采用第二、第三手证据，换言之，就是受害者、证人的证词和笔录，而这些证据在英美法系中是无法独立论罪的。他指责法庭，“我们是在对激动的或有偏见的目击者所作的证词进行总结。”因此，他对法庭定罪的基础提出质疑。

第三，也是帕尔最为强调的，他认为远东国际法庭审判的法律依据不可靠。远东国际法庭是依照1946年战胜国签署的《东京宪章》进行审判的，帕尔就揪住这一点，认为这是典型的“事后立法”，而事后

立法从法理学上讲是不能追溯前罪的。

帕尔这种明显是在袒护日本的“无罪论”，远东国际法庭最终当然未予采纳。不服输的帕尔之后写了洋洋60万字的《日本无罪论》，此书让日本右翼如同捞到了救命稻草，东京审判结束至今60多年中，日本右翼分子沿着帕尔的这几条思路做延伸，分别长出了“战胜国审判”论、“南京大屠杀虚构”论、“侵略定义未定”论这几朵奇葩。为了给教会他们这套“翻案武功”的祖师爷树碑立传，2005年，靖国神社里竟然竖起了“帕尔显彰碑”，身为东京审判法官的帕尔与当年的被告共享祭祀。2007年安倍访印时，甚至还特意见了帕尔的儿子，向他父亲当年的“高贵勇气”表示“敬意”。

其实，安倍完全搞错了，支撑

帕尔当年为日本辩解的并非什么勇气，而是个天大的误会。作为早年追随过甘地的民族主义者，帕尔和他那一代印度精英对日本都抱有一种幻想，觉得这个唯一跻身世界列强行列的亚洲国家，会替亚洲兄弟们主持正义，帮他们赶走英国人。这种幻想本来也很好解除，中韩等国就是实实在在见识了日本式的“解放”而幻想破灭的。偏偏印度离日本太远，是块让日本帝国鞭长莫及的肥肉，于是印度在二战中只享受了日本对其独立运动的资助，却没遭受过它的荼毒，站在印度边上晃了一圈的日本侵略军就这么被误会成了“解放者”。这种误会，从当年帕尔的《日本无罪论》开始，直到印度媒体对“日印同盟”的报道为止，仍然看不出消解的可能。日印之间的友好，看来真是对“距离产生美”最好的阐释。

缅甸：“再没有政治犯”了？

1月3日，缅甸13274名囚犯因为总统吴登盛签发的特赦令重获自由，其中至少包括8名政治犯。

据《缅甸新光报》报道，去年12月30日，吴登盛签发特赦令，赦免了全国监狱收押的11124名男囚和2150名女犯。根据特赦令，刑期少于40年的囚犯可减刑3/4；如果服刑时间满足减刑后的刑期，立即释放；刑期超过40年的，减刑为40年；被判死刑的囚犯转为终身监禁。

吴登盛还赦免了所有政治犯，对于正在庭审过程中的政治犯撤销诉讼。

去年7月吴登盛访问英国时，曾公开承诺在年底前释放所有政治犯。这位被西方看作改革派的总统，不得不信守承诺，赶在新年到来前发布了特赦令。缅甸政府高级官员木啷表示，特赦有五大理由：为了和平，出于人道主义，为了民族和解，让犯人参与政治议程，为了重建国家。

12月31日，缅甸总统发言人耶塔通过脸谱网宣布，总统已兑现承诺，缅甸“再没有政治犯”了。



去年12月31日，囚犯走出缅甸仰光夫人监狱，受到热烈欢迎。之前一天，缅甸宣布特赦羁押中的大多数政治犯。

在很多国家，“政治犯”是个含义复杂的词汇——政府觉得它难缠且刺眼，希望忽略它的存在；社会活动家和反对派认为它崇高而光荣，可以成为未来的政治资本；媒体和网民认为它神秘又刺激，象征着无数内幕、交易和谈资。

人们至今无法统计，世界上有多少国家有政治犯、共有多少政治犯被关押，但，释放并停止制造政治犯却已成为国际共识。

特赦玄机

- 多国释放政治犯
- 是和解还是交易？

曾是政治犯的革丁埃也对特赦不满。“政府号称正在将缅甸从独裁国家转变为民主国家，但他们逮捕帮助实现这一转变的人，这太矛盾了！所有政治犯都应该被释放。”

联合国人权办公室赞扬吴登盛政府特赦政治犯的举动。从缅甸政府开始改革，已经先后释放了1300多名政治犯。同时，人权组织强调，政府的努力仍然不够圆满，许多政治犯获释后很快再次被捕；只有废除允许政府逮捕批评者的法律，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政治犯问题。

俄罗斯：赶在索契冬奥会前放人

去年12月18日，俄罗斯国家杜马通过了普京提交的议案，在该国宪法实行20周年之际进行特赦，大约两万名囚犯将重获自由。除了霍多尔科夫斯基，还包括反对普京在北极进行石油勘探的绿色和平组织活动家，以及女子摇滚乐队“造反猫咪”的成员。

去年12月20日，霍多尔科夫斯基在记者会上以民权斗士的姿态说：“我希望你们记得，我并不是俄罗斯最后一个政治犯。”他表示将为俄罗斯仍在狱中的政治犯斗争，直到最后一人被释放为止。

石油寡头霍多尔科夫斯基是俄罗斯最著名的政治犯，他一度成为俄罗斯首富，手中的金钱和权力足以左右政坛。普京上台后，他开始资助反对派组织，公开对普京政府的腐败表示异议。

西方媒体当时普遍认为，霍多尔科夫斯基获得的政治信任 and 声誉，让普京政府感到紧张和

害怕，因此操纵司法系统将对对手关押起来。霍多尔科夫斯基被数罪并罚，刑期直到2014年8月。

有人认为，普京在此时释放政治犯是为了在索契冬奥会开幕之前，改变国际社会对俄罗斯人权状况的看法。

加拿大《环球邮报》指出，释放霍多尔科夫斯基等政治犯，显示了普京的自信：在经历两年的反政府抗议活动后，他再次成为俄罗斯政治的主宰。

伊朗：或释放反对派关键人物

转移至监狱诊所，清醒后又重回牢房。很快，德汉第二次陷入昏迷。

被关押的政治犯称，绝食抗议是惟一能让当局听到他们声音的方式。据伊朗NCR-Iran网站报道，狱医称，如果这些人继续绝食，等待他们的只能是死亡。狱警也表示，监狱的预算不足，不会给被狱医“判死刑”的犯人提供药物。

总统鲁哈尼上台后，伊朗做出了与西方世界和解的姿态，释放政治犯则被看作加入文明社会的“投名状”。国际和伊朗国内的声音都在督促鲁哈尼释放政治犯。

从2011年2月起，前总统候选人、反对派关键人物米尔·侯赛因·穆萨维和迈赫迪·卡鲁比就被政府软禁在家。鲁哈尼告诉英国《金融时报》，他的政府已准备好对这两位公民“履行责任”，但是“在这个国家，有些事情需

要其他部门官员的共识”。

英国《每日电讯报》认为，鲁哈尼是在暗示伊朗国内的强硬派给释放政治犯“暗中使绊”。

去年12月7日，鲁哈尼在德黑兰大学演讲时，被学生要求释放反对派领导人的呼声打断。鲁哈尼则呼吁学生容忍和拿出耐心，要相信“理性和节制可以解决这些问题”。

去年9月，鲁哈尼政府释放了80名政治犯，他们中有些人是2009年参加反对内贾德连任总统示威游行时被捕的，还包括个别人权活动家，比如女律师纳斯林·索托德。2010年9月，她因从事“危害国家安全的宣传”被捕，被判入狱11年，20年内禁止从事法律工作和离开伊朗。

据法新社报道，伊朗政府发言人透露，释放穆萨维和卡鲁比也在鲁哈尼的议程表上。

文/张慧 据《青年参考》